

论五条港民间信仰之凝聚力现象

The Cohesion of Folk Beliefs in Sungai Lima

李建明*

(LEE Kian Ming)

摘要

宗教是传统社会的中心，民间信仰更是海外华人的重心。所谓民间信仰，简言之，就是流行于民间所谓的“拜拜”，其特征即相信多神的存在。从早期的华人社会到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马来西亚的华人民间信仰并无没落现象，反观之更是活跃。五条港虽然与其他新村、或乡下地方一样面临人口外流，但在民间信仰的活动之下，带动与活络整个渔村。在有共同性信仰范围内，促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以完成一个集体性的目标。本文除了介绍五条港民间信仰之外，并参与当地民间信仰活动，来谈论在人口外流的五条港，其民间信仰带动地方凝聚力现象。

关键词：五条港、民间信仰、渔村、作醮

Abstract

Religion is the focus of a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folk belief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hort, giving offerings to gods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ytheism. From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o current technological era, folk beliefs have never faded,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Like other villages and rural areas, Sungai Lima is also facing an outflow of population, nevertheless folk beliefs have helped to revitalised the village, and enhanced the cohesion of the entire society towards a collective goal. Apart from introducing the folk beliefs in Sungai Lima, activities related to local folk beliefs, the outflow of popul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resulted from folk belief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words: Sungai Lima, folk beliefs, fishing village, Taoist sacrificial ceremony

* 李建明 南方小屋文史工作室负责人。电邮地址：oscarleetw@yahoo.com.tw

一、前言

移民又移神的精神已是早期华人下南洋的特征现象。对于在陌生的地方落脚，为得到心灵上一种安慰，信仰是最终的护庇。在马来西亚，民间信仰研究不在少数，但对于一个社区的信仰研究来看，依然不多。五条港在这几年开始被学术领域所关注，王梅霞〈小地方、大历史：从马来西亚五条港看社会记忆与历史建构〉似乎是第一篇五条港的学术研究，收集大量口述记录，以地方民间信仰为例来重构五条港的社会记忆。她在五条港不同访问者身上得到不同解答，重构地方的整个社会记忆，表现出一个民间信仰在地化的价值观。在马来西亚，民间信仰已是华人村落的重心，尤其是越乡下的华人聚落，民间信仰似乎成为他们的向心力，无论是生活作息、居住环境、建筑空间等都与地方信仰息息相关。许湘彩的论文《五条港高脚渔村的聚落建构与空间行塑：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分析了五条港村民来到当地，对一个环境的陌生产生不安，透过家乡引入的信仰及塑造在地化的信仰来平衡及安抚同一个空间上之超自然现象，形成一个在地信仰文化及空间格局发展，更带动地方人士的集体认同。而信仰活动不仅是地方最大核心，也涉入地方的经济脉络。林芳仔在其《地方信仰与社会：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为例》论文中套用韩明士（Hymes, 2007）所提出的两套对立又可并存的人神关系与神明性质关系，即神明的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分析出五条港在信仰性质之当中，村民偏向个人模式，正神与阴神的关系仍是个人，即可以是朋友、客人与主人，而非超自然官僚上下级关系。同时这种人神关系也处在当地作醮仪式当中。她的研究显示五条港早期社会也参与当时华人商业模式之间的信贷制度，而这种制度也引进当地所主办的山海醮仪式当中，部分村民将仪式中的“烧库钱”诠释成“替鬼还人情债”反应出当时在资本社会下华人所流行的“抵押”信贷制度。林芳仔的研究收集大量五条港的民间信仰资料，留下许多文字记录。

以上三位透过信仰角度重构地方的社会历史、与地方建立关系、以及诠释信仰空间的打造，他们对五条港的地方信仰做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除了介绍五条港基本的民间信仰之外，将研究重点放在民间信仰如何带动地方的凝聚力，与在地化的重要性。

二、五条港的民间信仰介绍

何谓民间信仰？简单地说流行于民间所谓的“拜拜”。这无疑是一种多神教，其特征即相信多神的存在，信徒可依照本身的需要而选择特定的神明加以崇拜；这与道教不同，道教所崇拜的必须是道、经、师三宝，即是三清天尊，而不随意选择崇拜对象。（严大建，2002：153）。但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常把佛、道、及民间信仰的概念混淆在一起。

拥有百年历史的五条港，发展至今大小庙宇共有18间（表1），当中包括三种类型，正庙、阴庙、及拿督公庙。在闽南与台湾地区民间认为，鬼神也分善恶和不同品位，死后有人供奉为正神，所建之庙为“正庙”（又称阳庙）；另一种去世后无

人供奉，通过自己修来的超能力而显灵，人们敬畏之，建成的庙称为“阴庙”（段凌平，2012），依不同死亡情况可分为几类，有老大公庙、有应公庙、姑娘庙、大众庙等。

五条港的正庙包括旌阳宫、先师庙、振龙宫、城隍庙、福清坛、九华坛、福海庙、地藏王庙；阴庙有三云公庙、老大公庙、姑娘庙、陈公庙，这些阴庙有些经过神明诠释而转化为地方信仰崇拜；另一个为拿督公庙，马来西亚拿督公是一种在地信仰，早期先贤来到南洋入乡随俗，为求在地生存安稳而祭拜当地信仰，并将拿督公形象化，加入中华元素，塑造成华人土地公性质，以求在此地得到护庇。

拿督公是一种泛灵信仰，如石头、森林经过人类诠释而成为一种信仰崇拜。当然亦有神格化，例如马来西亚霹靂州政府纪念的华人拿督公苏亚松（苏亚昌）、雪兰莪州与森美兰州交界处的石拿督公等都是典型例子，并且香火鼎盛。五条港的拿督公庙有三间，这三间位置有其设置用意，靠北区外海是要避免海上的不洁¹进入村落，中区靠红树森设置一间是要防那一片陌生地带的的不洁，而南区亦有设置一间，类同中区用意。从其三间位置设置范围可以发现，村民为于当地生存以祈求地方信仰的守护。据知南区与北区拿督公庙皆有名字，似乎是由人神格化，非泛灵信仰，如南区拿督公亦有乩童，起乩时自称名为“奥因拿里”，可惜其历史难以考察。

从境内范围来看，整个渔村的界线都由拿督公信仰来保护以不受外界灵体的干扰，显示出拿督公在地方上的重要性。然而在1974年开始有村民在五条港南区拿督公原有界线外盖房子，因在界线内的空间已无足够空地，只能往界线以外发展。拿督公信仰不仅在五条港起了很大重要性，甚至牵涉到马来西亚社会当中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在华人经济发展层面上，是许多企业财团等各经济型态组织无法忽略的角色。（李建明，2017：33）

表1：五条港地区神庙分类表²

No	庙宇	主神	建立年代	地区	神庙性质
1	旌阳宫	许真君	1950年代	北区	正庙
2	旌阳宫（旧）	许真君	1950年代之前		
3	先师庙	先师	1990年代		
4	真佛宗同修会	佛祖	1999年		
5	振龙宫	保生大帝	1916年	中区	
6	城隍庙	城隍爷	1970年代		
7	福清坛	白虎将军与济公	2005年	南区	
8	九华坛	黄虎将军	2002年		
9	福海庙	南海观音	1990年		
10	地藏王庙	地藏王	2004年		

¹ 本文的“不洁”指的是孤魂野鬼之意。

² 五条港神庙建立年代标示以最近搬迁之年代为主，主因有些神庙早期成立并不是在现今之位置，有者是在港边、有者在桥另一侧，随后某些因素而搬迁，其年代无从考察，因而目前标示以搬迁后之年代为主。

11	拿督公庙 ³	拿督公	1980年代	北区	拿督公公庙
12	拿督公庙	拿督公	1980年代	中区	
13	拿督公庙	拿督公	1980年代	南区	
14	三云公庙	三云公	1970年代	北区	阴庙
15	老大公庙	老大公	1970年代		
16	正魂灵庙	正魂灵	1980年代	中区	
17	姑娘庙	姑娘	1980年代		
18	陈公庙	陈公	1980年代	南区	

我们所知妈祖是华人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在马来西亚沿海一带的华人渔村都有妈祖庙的痕迹，包括吉胆岛上的吉胆村。但相反的同在岛上的五条港，于众多庙宇当中并无妈祖庙亦无天后宫，反而妈祖信仰是依附在当地振龙宫与旌阳宫内供奉，当然也有少部份居家内亦有供奉。早期许多先贤下南洋时亦将原乡信仰一同带上，以祈求一路海上平安，直到落脚处后再盖简单小庙供奉。五条港先贤当时带着原乡王爷信仰来到五条港，抵达后供奉在估俚间内，有些则供奉在住家内，当生活有基本稳定村民再集资另盖庙宇供奉，因而原乡信仰一开始已在五条港盛行，直到现今。⁴

五条港方言群以同安人居多，因而原乡之王爷信仰为五条港最早之民间信仰。虽然妈祖信仰在五条港不盛行，反观之，五条港许多住家内都供奉着大伯公。关于大伯公的来源，各学者专家皆有不同论述，至今亦未有一定的定论。在徐雨村的分析当中，依学者对大伯公信仰属性与内容研究，有两个主要说法，一是地区守护神的土地崇拜，一为华人先驱的祖灵崇拜，而这两种并非互相冲突的。对照南洋华人的称法，前者是“土地公”，后者是“开山地主”。（徐雨村，2012）关于五条港住家内供奉大伯公起源，地方人士表述这是为在这地方生存，祈求这片土地神灵保佑，显然是以土地公性质来崇拜。这是一种跨地域性观念，把原乡信仰观念带到异乡，因而村民除了祭拜“番神”拿督公，也要供奉大伯公。

进入五条港渔村可以发现除了拿督公公庙之外，有超过一半以上住家门外亦有供奉私人的住家拿督公，五条港居民似乎获得双重土地性质的信仰庇护，原乡大伯公信仰供奉于家内，番神拿督公供奉于住家门外，前者为居家内的保佑，后者为住家周边的庇护。⁵

也许外地人亦好奇当地渔民在船上崇拜什么信仰，其实五条港的七星渔船少有供奉神明。在海上，渔民膜拜的不仅是神明，还包括海上拿督公与海上亡魂。每当船开到

³ 2016年10月五条港因大潮加上西北风而造成部分地区水灾，北区影向较大。北区拿督公庙建筑以木材为主，无法抵挡大浪冲打，整间被冲毁，村民花3个月时间筹资马币70,000元重盖，材质全为洋灰，整间庙的高度比此之前的多四尺高。

⁴ 据知振龙宫王爷信仰早期供奉在估俚间，而旌阳宫许真人王爷信仰则是在村民居家内供奉。

⁵ 五条港住家大伯公信仰皆以画像祭拜为主，据知早期大伯公画像由一名来自印尼华侨绘制，名为“苏骄万”（当地闽南话之转意），他三十多岁从印尼来到吉胆岛为村民绘制大伯公画像，此外他也绘制很多早期戏台布景。而后收了一名学徒“许加和”，亦同是印尼华侨，五条港住家大伯公画像都是由他徒弟一手绘制。苏骄万已去世，而徒弟许加和现已搬迁至巴生。

海上时，他们向着一望无际大海洒出金元纸，做出膜拜行为，拜的是拿督公及海上孤魂，主要目的是祈求拿督公保佑渔民在海上的平安，祈求海上孤魂不要前来干扰并保佑他们渔获丰收。这已非祈求神明保佑现象，而是希望得到另一种灵体允许他们在此进行作业，并渴望渔获丰收。

五条港在750人口当中有18间庙，这密度很高，村民生活完全与民间信仰相结合，在发生不安稳状态之下，无论是个人或是全村性质皆会向神明请求。就如在2017年年中村里鱼获不顺，一连几周没收获，村民向神明请示，神明提示以五谷为主，经仪式处理请大家带出大海并将其洒在海上，不出所料开始有所收获。虽然现代科技发达，但像这种透过民间信仰所指示以获得心灵上、或村民无法解决之事件，一直存在五条港的社会当中。

三、五条港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凝聚力

现代化发展，促成人口外流，这是小地方或乡下所面临的现象。五条港现阶段750人口当中，每当出海作业一周人口顿时减少一半（家里男性都出海捕鱼）。不过信仰仍为地方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每次有关信仰活动自然地把在外游子凝聚起来，回乡支援、或庆贺等。

五条港有两间规模较大的庙宇，即中区振龙宫与北区旌阳宫，这两间历史悠久，振龙宫亦过百年历史，每年都会主办庆典（振龙宫庙庆是农历五月初六至初十；旌阳宫则是十月初六至初十）以活络整个五条港。尤其是近十年内人口外流严重，庙会活动更显示出人口在这时间点的集中现象，许多游子或已搬迁者都会返乡共襄盛举，支援庙会一切所需。除了农历新年，庙会庆典亦成为五条港最热闹，人口最密集的时段。

另一个民间信仰节庆中元普度亦是五条港人潮密集活动。普度目的就是召请孤幽前来，既是听经闻忏以求了悟，也是普施法食赈济孤幽，以此安顿，使得人鬼之间能够达到平衡。（李丰楙，2018）五条港中元普度活动存在已久，早期生活条件并非完善，以简单方式进行祭拜。当时仪式结束后就在庙口前方铺纸，开始在地上用餐，然而现在于晚上设宴席形式，邀请各界人士及移居岛外之村民回乡共襄盛举，同时亦进行竞标活动。⁶

当地的普度时间并非在七月十五，而是七月廿五。每个地方会依不同习俗选在七月中的不同日期进行普度，据知五条港选在七月廿五是与洪门组织有密切关系。⁷早期五条港是洪门其中一个聚点（隶属霹雳州太平管辖），当地亦分成南北区两个势力，每次在不同节庆活动上会因一些小事件而造成械斗，直到1990年代透过洪门出面化解长期对立局势。虽然两区的中元普度时间是同一天，但各自进行活动，曾经一度合并共同主办2至3年（于2000年左右），后因组织内无法达成共识，又再次拆伙各自主办

⁶ 竞标物包括酒、旗子、金链、象征平安之物品为主。

⁷ 地方口述当地中元普度从早期至今都在农历七月廿五，从来没改过，祭拜的好兄弟都与洪门组织有关；另一点是当地生活作息农历七月廿五是渔业回航休息日，若是在七月十五，男性已出海作业，无法进行仪式的操作。

直到现今。农历七月普度现今已是五条港一个重要的民间节庆，从早上的祭拜到下午的焚烧仪式，都需动用大量人力来支援。

除了以上庙会节庆之外，另一个值得一提就是当地主办的山海醮。所谓“作醮”在台湾道教仪式中从传统到现代均为集体的公仪式，亦有称“打醮”或“建醮”。在李丰楙教授的诠释中，其性质又可分不同种类，如祈安福醮、清醮、水醮、海醮等。

（李丰楙，2018）这些性质主要是依地方需求而进行作醮仪式，包括定期性与非定期性主办。据知，马来西亚作醮仪式并不少，但作“山海醮”的地方却不多。依据地方说法，山海醮中的“山”是指路地上；“海”顾名思义指“海上”⁸，整个仪式主要目的是超渡路地上与海上亡魂，因此也只有位在沿海一带的渔村才会进行山海醮。但并非所有渔村都能有进行此种民间信仰仪式，村里必须要有足够的“份量”，例如足够人力、乩童、道士等才能支撑起整个仪式，亦需庞大资金来进行。

田野所知在1950年代五条港已有进行山海醮仪式，约三至五年主办一次。早期的作醮动机仍是以超度路地上与海上亡魂，统一进行仪式，后来有些家庭表示受祖先或故人托梦，有者经过神明（乩童）诠释，因而开始有独立出来。换言之，这些私人家庭从共用灵厝（纸扎屋）内跳出来，购买各自灵厝烧给他们的祖先或故人。在这些亡魂当中又包括水魂、火魂、血魂、等等。在林芳仔的研究当中，他将五条港放入整个大社会环境之下，仍进行着当时东南亚盛行之“借贷”行为，将此行为纳入民间信仰中的山海醮，替那些孤魂用库钱还债。通过仪式一方面可以为孤魂还债超度，另一个方面亦可让整个社会达到和谐状态，避免受孤魂的干扰。

五条港的山海醮在大马当中，亦是主办成功的作醮仪式案例，地方人士表示约在2010年曾受邀请到柔佛州边佳兰（Parit Botak）乡镇支援作醮仪式。当地神明下旨必须寻找曾经主办过的单位前来支援，因而找上五条港村民，这表示五条港在这方面的仪式有一定的领导与专业能力。村民亦表示巴生一带有个华人村因主办作醮失败，造成整个村走向没落，该村现已不存在。笔者有幸参与最近一次（2017年）的仪式，其中除了当地乩童，亦有聘请外地道士及邀请巴生加埔（Kapar）十五支妈祖娘娘前来助阵，场面盛大。在城市地区因范围与空间限制，难以进行焚烧庞大的灵厝仪式，然而五条港有先天条件，即岛上退潮后显露出的大空地可进行焚烧，表示这优先的条件亦是五条港可以盛大举办原因之一，然而村民在焚烧过程中亦有准备消防措施以防万一。

从上述庙庆活动、中元普度、再到山海醮，可以发现这些民间信仰活动都需大量人力支援。面临人口外流的五条港，很多信仰活动都必须靠游子或搬离者返乡支援。地方民间信仰形成一个凝聚之窗，将村民与搬离者凝聚起来完成庆典活动。

四、结语

五条港社会处在与外隔绝，是一种边缘化状态，现代科技化虽已进入五条港，但其社会并未进入整个大环境之下，渔村里依然保存着传统的社会面貌。人口外流是

⁸ 在林芳仔的论文中，解说为山海醮的“山”指的是村境内，“海”指的是村北界三魂公至村南四条港一带。

五条港目前面临最大危机，但在地方民间信仰上又可再次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社会凝聚力意味着群体或者某个地域范围内人群的互动，对特定社会集体（群体、宗教、城市、社会，或者超国家社区，比如欧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在整个社会发展及渔业条例限制之下，村民不得不离开家乡另谋生计，反而在地方民间信仰活动上，让他们凝聚起来再次回乡，反映出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认同感亦是一种共享价值、生活方式、安全感传达、自尊的社会化表达，能够提高个体对社会网络的适应和参与。村民把参与的态度表现在对地方的归属感，这种价值观是共享面向，以凝聚大家的力量来达到共同目标。在达成一个目标的同时，又可回馈社会，中元普度是一个例子，回乡参与，并在竞标活动上竞标，一方面也趁这种方式回馈家乡，这是凝聚力所带来的另一个面向。

五条港是单一宗教社会，曾经有不同宗教前来传教，但仍无法动摇地方居民。大家依然崇拜着他们的民间信仰，庙宇更是整个村落重心所在。虽然很多年轻一代外流，但地方民间信仰活动凝聚大家回乡参与，形成对家乡认同的一种行为。

参考文献

- 段凌平，2012，《闽南与台湾民间神明庙宇源流》，九州社崧博出版社。
- Hymes, Robert, 2007,《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丰楙，〈宗教仪式 - 普度〉，<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1>，阅于2018年4月2日。
- 李丰楙，〈宗教仪式 - 建醮〉，<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72>，阅于2018年4月2日。
- 李建明，2017，《雪兰莪吉胆岛五条港村之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
- 林芳仔，2012，《地方信仰与社会：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为例》，硕士论文，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
- 徐雨村，2012，〈南洋华人民间信仰宗教的传承与展望——以大伯公信仰为例〉，《族群遥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新竹：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页119-138。
- 许湘彩，2010，《五条港高脚渔村的聚落建构与空间形塑：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硕士论文，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
- 王梅霞，2009，〈小地方、大历史：从马来西亚五条港看社会记忆与历史建构〉，97年人文教育革新中纲计划，子计划三，人文领域人才培育国际交流计划“海外专题研究”。
- 严大建，2002，《天公赐福——华人应有的上帝观》，宣道文化发行，页153。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态研究视角下的社会凝聚力〉，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4/02nw.D110000gmrb_20140402_4-16.htm，2014年4月2日。